

张申府辩证法思想论析

王向清,刘思琦^①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张申府的辩证法有三方面的理论来源: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法思想的熏陶,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相反相成,变在扬弃,渐积而突跃;他的辩证法思想的特点为:“实”与“活”的结合,“具体”与“相对”的统一,“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的综合。张申府辩证法思想既有多方面的理论贡献,也有不少局限。

[关键词] 张申府;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8)04-0067-06

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身为五四风云人物,张申府曾经活跃在20世纪前半期的政治舞台和中国学术界。他从1918年就开始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潮,尤其是罗素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尽管他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体系,但他的辩证法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 张申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辩证法传入了中国,当时中国哲学界对辩证法的理解莫衷一是。哲学工作者对“辩证法”一词的翻译也五花八门:瞿秋白译为“互变法”,张东荪译成“对演法”,张申府译作“对勘法”,张岱年译为“对理法”^[1]。此后《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翻译出版,为哲学工作者深入地学习、理解辩证法提供了基础。张申府对唯物辩证法的接触和研究开始于旅法期间(1920-1922年),加深于旅德期间(1922-1923年)。在旅居法德期间,张申府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对唯物辩证法有了较全面的领会。这一期间,他一直与身在国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通信中,充分反映了张申府涉猎、研究唯物辩证法的过程和成果。“五四”运动前,年轻的张申府已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多年,在引导新思想主流的《新青

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并参加过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两种进步团体^[2]。这些经历为张申府阐发辩证法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法思想的熏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开始接触时,中外学者就发现二者有不少相通的地方。英国著名学者、汉学家李约瑟不仅认为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相通性,而且以为中国的辩证法早于西方,甚至断定西方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来源于中国。他还指出,正是由于儒学与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上相通,才使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人在20世纪毫无困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张申府对中国传统哲学颇有家学渊源且有深入的研究。他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为了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为他们延请了一位塾师教授。讲授内容由他的父亲亲自设计,教学过程由他的父亲监督,这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他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纵向深入、横向拓展的过程:纵向深入是指研习儒家经典经历了由“四书”、“五经”至后儒著作的发展,横向拓展是指除研习儒家经典外,还涉猎道家、墨家、名家、佛学、阴阳家、兵家等学派的著作。对于诸子百家的学说,他对孔子的仁学、名家辩说方式和《老子》《易传》的辩证法思想情有独钟。在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张申府潜移默化地受到其中辩证法思想的感染。他在《所

[收稿日期] 2017-11-28

[作者简介] 王向清(1960-),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①湘潭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思》《续所思》《家常话》中,用大量的篇幅引述《老子》《庄子》和《孙子兵法》中的命题,来叙述辩证法思想,在自己的论著中注重吸收这些典籍中的阴阳、变易、动静等范畴以表达辩证法思想。他还注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名实、乾坤、道器等矛盾范畴和黑格尔的矛盾学说相比较,以中国式话语方式诠释源于西方的矛盾学说。

(三) 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

郭湛波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著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断言“中国研究罗素最有心得,介绍最力的,就是张申府先生”,“是中国罗素哲学专家”。对罗素思想的研究始终是张氏学术生涯的聚焦点,因而他也认为自己很了解罗素。罗素是 20 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思想家,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中,数理逻辑的开创性研究是他的重要的贡献。张申府文理兼修,良好的数学和哲学修养,使他对罗素“一见钟情”,并对其以后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对罗素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他最服膺其逻辑解析方法。经罗素的哲学理论的启示,他得出了以下观点:一是逻辑解析与辩证法之间存在相反相成的联系;二是罗素哲学注重的是科学方法的本身,而不是把由科学方法所得结果的普遍化。他非常重视科学方法的应用,提出了把逻辑分析法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思想。此外,张申府还翻译了维特根斯坦的《名理论》,对于思想语言的清楚的分析,对其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其“具体相对论”这一辩证法命题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 张申府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受 19 世纪前期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提出的思想进步三阶段说的启发,张申府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进步三阶段说:“我提的是有灵论阶段、机械论阶段、辩证论阶段。如单就方法说,则是世界切实而活的辩证方法。当然就是这三阶段三方法的演进本身也是辩证法;也正合了相反相成,否定否定;由对立统一,矛盾斗争,互相关联着,量质相转,渐骤相因着,以运动变迁,进化发展;即由辩而证,由正而反而合的辩证法。”^{[4]217}张氏对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核心内容的肯定,表明其辩证法思想属于唯物辩证法阵营。在坚持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整合辩证法思想的观点,尤其专注于将唯物辩证法、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和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结合起来,以取得新的形态。

(一) 相反相成

张申府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出并论证了相反相成这一客观事物、现象的生成原则、发展趋势。

首先,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相反即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并且认为“一体的之分裂及对其互相矛盾的成分的认识,就是辩证法的本质。”^{[5]214}张申府在《所思》的“序言”指出:“今我尤相信,世间一切都是参差错杂的。我旧常说‘正负错综’。或如常说,‘参伍错综’,也无不可”^{[5]54}。断言辩证法的主要特征乃“一事为正,一事负之,负又被负,正负错综,相反相成,相冲以进行。”^{[5]63}他明确指出,矛盾双方都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相反相成。他论证道:恶是必要的。假如没有恶,也就没有善。恶是善唯一的潜而有力存在之因。同样,如果没有危险,也就无须勇敢;如果没有苦痛,也就无须慈悲。

张申府还考察了事物相反相成的原因。在他看来,相反相成是辩证法的三大要义之一。正反是相对的,对立统一;正含孕反,反中也有正。他主张“一切皆动”,认为所有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张申府确信:“一切皆动”,并提出“动静是相反的”的论证,认为“动生于矛盾”^{[5]171}。世界就是由矛盾所织成,万事万物的变化根源于矛盾运动。

其次,对《周易》《老子》等典籍中体现相反相成观念的命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力图论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观念。

张申府对《周易》的“剥极必复”、“刚柔相推”等体现相反相成观念的命题深表赞同。《老子》第 1 章断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张申府的阐释为,天下之始,除了混沌罔罔之名,没有什么东西可名;有名,则有区别,可分彼此,因而为万物之母。《老子》第 2 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张氏的解读为,元真本善,浑然无对。及知其为美为善,是因为以恶以不善作比较。而对第 2 章中接下来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命题,张氏肯定它们都是相反相成的具体表现^{[5]430-431}。

对中国典籍中相反相成命题的关注,表明张申府对于因内部矛盾运动而推动事物的发展这一本质有深刻的体会。他在《所思》和《续所思》中多次提出要正视、化解矛盾。在他看来,人生充满矛盾,消解矛盾之道,必须审相反相成,人生问题只有运用矛盾的辩证法才可以解决,而矛盾的相反相成在辩证法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正负错综,相反相成”、“矛盾的谐和,至善之所止”^{[5]213}等命题表达了矛盾

运动及其规律。所以,他认为怀疑与唯物,看上去是相反的对立的却也是相应的,故在历史中,两者常是联系而发生,这就是相反相成。

再次,以相反相成作为思维方法、工作方法。

正因为事物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因而张申府倡导人们在思维活动、实际工作中都应正视它、利用它。“我所祈:于多见一,由析达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为归宿。”^{[5]138}这些命题就体现了从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研究对象的观念。对于人生应怎样作为,张申府强调也应以有为与无为的对立面统一去理解的。在他看来,人要有为,也要无为;人要无所为,也要有所为。而有所为者就是自觉实现自己的志趣、爱好;有所不为者就是不为恶。

在如何处理群、己关系的问题上,张申府更是自觉运用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原理。作为早期的共产党员,集体观念在他的心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但他同时又信奉罗素的个人主义,追求个人自由。两种观念使他苦恼和纠结:“人生矛盾之一即群与己。过顾社会则碍个人。过重小己亦碍社会。”^{[5]156}经过思想斗争,他对群己的关系理解达到新的高度,认为个人和集体,二者矛盾的双方必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集体观念居于第一位,但同时集体应该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是说,张申府从群、己的对立中看到了二者的统一,从辩证统一的高度解决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

(二)变在扬弃

在阐明万事万物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基础上,张申府阐明了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和方向。

首先,“动以矛盾,变在扬弃”^{[5]443}。一切皆动,所有的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张申府看来:把握变,就是把握不变者;把握不变者,就是把握变者。就是说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就是要把握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事物发展停滞的原因,然后扬弃。张申府探讨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乃在于事物内部矛盾的推动。那么,扬弃就是通过事物的内在矛盾运动而进行的自我否定。他断言:“运行即在矛盾,在对立,在斗争,在反复,在扬弃,在摆,在剪,在盘旋而上。”^{[5]436}换言之,事物发展的过程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而这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就是扬弃的过程。张申府认识到当时社会发展的阻碍就是盲目地守旧或崇新,所以,社会要发展进步,必须扬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旧学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新学。

其次,“变在扬弃”的本质在于辩证的否定。张

申府在探讨孔子、列宁、罗素三者合而为一时说道:“辩证的否定乃在飞跃的发展。随解析随综核,由否定而发展,永远合造成一个空前的境界。”^{[5]436}他强调三者各有所长所短,对三者分别进行辩证的否定后再进行科学的融合是进步的象征,新的指标。此外,张氏在探讨辩证法的正与反三可说的第二点时说:反乃扬弃正,弃之,持之,扬之。第三点则明确表明扬弃是动的,都在过程之中,而辩证法便是变动过程的情形。这里也强调用辩证的眼光看“扬弃”,注意否定的否定。对任何事物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应辩证地否定。

张申府主张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而不能以静止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事物。他说:“唯物辩证法教人如切实,脚踏实地。教人认定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彼此孤立,各不相干的,因此要活重全;并认定全与分互相因,互相规定。因此更教人注意事物的变迁过程,事物间的相应关联。”^{[4]225-226}他在探讨中国传统思想时,主张发掘其精华,而舍弃其糟粕。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特色和精髓,发扬之,而对于不适应时代的、不好的,弃扔之。这里的关键要以“实”和“活”作为认识准则,以形成正确的认识。

再次,“变在扬弃”的具体体现。

张申府清醒认识到,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存在着过时的陈腐的因素,必须以扬弃的态度对待,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他说:“旧的肚子里怀着新的胎。但既是旧的肚子所怀,与旧的肚子便要有血统的关系。所以破坏旧传统的,常不能不以旧传统为根据。”^{[5]356}这就是说,发展以继承为前提和基础。

当其他一些文人学士大力抨击儒家和孔子时,张申府主张把孔教和孔子区分开来。他认为由于对儒家的独尊,思想的专制,阻碍了学术思想的进步,但同时也认识到孔子的价值。他感叹道:“孔子实在是中国一个最不幸的人,有最圆融切实的教义,而难索解人。却被利用了两千年,至今不得解放。一方又背种种的恶名于一身。”^{[2]145}基于此,他曾提出“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并指出这一口号在于“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继承的”^{[2]304}。张申府强调,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批判地继承,发现传统文化的真实价值。

(三)渐积而突跃

在阐述事物的变化发展在于“变在扬弃”这一

命题后,张申府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和过程。

首先,提出了“渐积而突跃”的命题。它表明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量慢慢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使其本质产生大的变化和提升。“积”,即“量变”,也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渐”即量变的状态。张申府提出:“欲速则不达。人要积极不辍。人也要慢慢的来。”“物质等等向前更发展一点,人的知识更多一点,精一点,人的性行更改一点、宽一点,如此如此,息息不息。”^{[5]347}这些说法揭示了事物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工作的展开体现为积累的状态,量变是渐进的过程,一点一滴慢慢形成的,急不得,也快不得。“突跃”,就是事物渐积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后,突然发生质的变化。

其次,阐明了“渐积而突跃”的根据。由于事物内部相反相成力量的推动,所有事物都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就是量的积累的过程。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当量变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突破这个度,造成事物发展过程的间断性,实现质的转化,由旧质过渡到新质,产生新的事物。用张申府的话来说就是“相反者之转成;旧之毁灭,新之发生”^{[5]215}。

一方面,人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要取得成功,必须经过不断努力的“渐积”过程。张申府相信,能力积之有素,成功需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和提高能力,持久的不懈努力才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另一方面,要善于把握变化发展的分寸、火候。他断言:“天下之难,莫过于分寸。分寸上亦常更须分寸…拿下皆合分寸,天下亦无复问题已。”^{[5]184-185}在他看来,把握好事物的分寸和火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无论客观事物还是社会人生,都有其内在的分寸,只有把握好这个分寸,才能正确应对各种问题和局面。张申府认为把握好分寸是追求一种谐和和稳定,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庸思想的重视是相连的。

除了提出上述三个命题以外,张申府还提出了“关联制约”“一切都是相对的”“摆运波行”“盘旋而上”“否否相续”“一切皆动”等体现辩证法思想的命题,限于篇幅,这里不予展开。

三 张申府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一)“实”与“活”的结合

张申府辩证法的最显著特点是“实”与“活”的结合。他认为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认识事物就是把握矛盾,离开了活的方法和实的态度,是无法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他指出,“反,矛盾,正是世界动

的微几。舍活,何以驭之?”^{[5]422}意即要以灵活的方法和切实的态度去认识事物的矛盾性。

所谓“实”就是“诚”,即“真实无妄”。在坚持活学活用的基础上,张申府深刻地秉持了客观切实的科学态度:思想是切实的,态度是诚实的,身体是坚实的,而生活是朴实的。如此,“唯物辩证法教人如切实,脚踏实地”,是为“实”^{[4]225}。他还谈到佛家的如实和孔子的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并且结合中国当代国情,提出了当时急务:一方面切实地倡行科学的方法,遵循科学的客观特性;另一方面急切从根铲除尽非科学的、先科学的、万物有灵的主观思想。在他看来,不但马克思主义提倡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运动的辩证的思维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而且崇实是中国最好的传统,中国的长处都在于求实。基于此,张申府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而“活”就是着眼发展,就是根据事物发展和变化状况采取恰当的对策。张申府在著述中多次强调“活”的重要性。他断言,辩证法第一要义在于活。“中国哲学所见的生活,乃是熙熙融融为其象,而实大刚健为其体。中国哲学的出发点确在是活的。”^{[5]181}在张申府看来,辩证法不但反映着客观事物自身发展的辩证过程,而且人类认识也必须遵循“活”的态度即辩证法的态度去把握客观世界。坚持辩证法,坚持活的态度和方法,而不是诡辩论,不是毫无原则性的圆滑。他确信哲学的目的是通,而他的大客观就是以到达通之路为目的,而“活”与“通”是统一的,因活而通。他抨击当时的哲学家,虽习知辩证法,但不懂辩证法。即批判当时的哲学家没有活学活用,习知其名,不知其内容的名实相违情形。经过分析,张申府得出结论:“实”与“活”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要点,是唯物辩证法的精蕴,要“由实而活”。

(二)“具体”与“相对”的统一

“理性的极致是辩证与解析。唯物、客观、辩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与内容,在这个新启蒙运动中应该特别表现的”^{[2]192}。张申府的具体相对论就是以达到辩证解析的极致为目的,也就是以达到一种天人合融,物我无隔的极致状态。他认为万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但是基于“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又觉得万物之间的联系不应该是无所限制的,一定要处于某种大环境下,这种联系才有实际意义。基于此,具体与相对的统一便成为张申府理论的中心点。“这就是说,一句说话,一段论断,甚

至一种理论或学说,在一般情形下,要断定它的对与不对,或是不是真理,都要看它…并要看与生活(实践,行动)与社会与历史的相关关系”^{[4]342}。简单地说,就是无论对于一句话还是一个道理或是一种理论,都不可以分开孤立地看,不可以笼统模糊地断定其是非。许多真理变成错误,有的是因为时过境迁,有的就是因它超出其范围。如果无视这些,就会犯将真理绝对化的错误。但真理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因而,具体相对论要求的“对事事作面面观”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精神”是相契合的。张岱年先生在《张申府的哲学思想》一文中亦认为:“纯客观法其实即是唯物观点。而具体相对论是辩证法的运用。”^[6]

(三)“中”“西”“马”的综合

张申府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另辟蹊径,针对中国文化观,提出了“合列宁、孔子、罗素三流合一”的新构想。他断言:“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才开始的传统。”“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5]434}张申府的上述说法表达三层意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各有所长;可以兼采三种哲学流派之长,建构“三流合一”的新哲学体系;张氏本人期待建构“三流合一”的哲学体系。张申府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践行的,其哲学研究成果体现了“三流合一”的特点。

作为张申府哲学思想重要内容的辩证法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西”“马”的综合。

首先,张申府的辩证法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如前文所说,张氏对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核心内容的肯定,表明其辩证法思想属于唯物辩证法阵营。此外,他着重阐发的相反相成、变在扬弃、渐积而突跃等辩证法命题实际上也是对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的富有特色的阐发,同样表明其辩证法思想属于唯物辩证法。

其次,张申府在阐释辩证法思想时吸纳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阐述事物由内在矛盾而联结、变化,向对立面转化时,张申府使用的话语为:“大化如如、生生息息;有条有理,易简不易;动以矛盾,变在扬弃;相反相成,正负阖辟;物极必反,否否相续;摆运波行,盘旋上迤。”^{[5]443}关于事物由量变而引起质变,他表达为:渐积而突跃或浸积而突变。关于否定

的辩证性,他理解为:相承者之间断、相反者之转成,旧之毁灭,新之发生。显而易见,张申府在行文中采纳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方式表达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体现了民族特色。

再次,张申府在阐述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时,熟练运用了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这里不妨以他从四个层次理解辩证法的涵义来说明:

辩证法的第一要义,乃在于活。

第二层含义:变者不变、而不变者变。

第三层含义:辩证法也可如字释,即由辩而证之义,而证者有成义、登义,固外仅一静的合而已。

第四层含义:辩证法所谓正与反,也有三可说。一者,正反是相对的。正含孕反、反正也有正。二者,正反非平置的。反乃否定正,而非静的否定;反乃扬弃正,否定乃同是肯定。三者,正与反是矛盾的,矛盾必动^{[5]182-183}。

在这里,张申府从多视角分析了辩证法的含义,体现了西方哲学中娴熟的逻辑分析能力。

四 张申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贡献与不足之处

(一)理论贡献

第一,辩证法思想中体现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作为我国最早介绍罗素哲学特别是罗素逻辑思想的学者,张申府尤其重视逻辑解析方法,在他的辩证法思想里,就体现了与逻辑解析的联结。他十分推崇科学、理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在当时思想保守,逻辑思想不发达的中国,是尤其可贵的。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辩证法为方法论系统挖掘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对“仁”“易”“生”“中”等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他采取了逻辑解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罗素的分析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学分别进行了细致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提倡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运动的辩证的思维观察事物、处理问题;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现实的主观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张申府虽然热衷于罗素哲学,但也一直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他在旅欧期间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大量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对唯物辩证法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并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翻译者之一,他先后翻译了《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马克思致恩格斯》《论辩证法》等等,不但积极传播、阐发唯物辩证法思想,而且对唯物辩证法作了富有特色的理解。国内不少有名的学者正是通过阅读张氏的译文,了解、接受和研究唯物辩证法的。

第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张申府在传播、阐发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汉语固有的命题去表达,体现了中华民族特色和个性,易于为中国人接受,推进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促进唯物辩证法理论中国化,也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写于 1934 年至 1935 年,该书在阐述唯物辩证的三大基本规律时,分别命名为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对立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对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关内容的采借,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去甚远。而张申府于 1919 年至 1930 年写成的《所思》《续所思》,则注意用相反相成,正负错综表达对立统一规律;用生生之谓仁、生生之谓易表达事物的发展变化;用正含孕反、反中有正,反乃扬弃正,否定、扬弃都是过程诠释否定之否定规律。张申府的阐发,凸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

(二) 不足之处

第一,观点零碎不系统。张申府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哲学家,看待问题眼光犀利,分析问题见解独到,关于辩证法的思考也是颇具特色,具有创新的意义。但是他的辩证法思想都是散见于各个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基于哲学灵感和现实感怀的随想笔记。散文式的文体表达和随感式的语言文字,使得他的辩证法思想呈碎片化特征,观点零碎,同一个系列的问题和观点没有进行总结、概括,大大削弱了其影响力。由于其表达的随意性,不同的篇章中观点

多有重复,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

第二,将逻辑学仅仅理解为形式逻辑。张申府在探讨逻辑与辩证法的区别时指出:“逻辑主在辨,而辩证法要在活,重在通。逻辑是原子的;而辩证法是经络的、上下文的。逻辑诚或局于片断,而辩证法偏于过程全体。逻辑末流之弊在支离破碎;辩证滥用之弊在笼统漠漠,漠漠迷蒙”^{[5]291}。在这段文字中,张申府将逻辑仅仅理解为形式逻辑,而无视辩证逻辑的存在。形式逻辑是对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下性质的反映,偏重于局部、片段,但辩证逻辑是对处于运动状态事物性质的把握,着眼于全局、发展变化。

第三,论证不足。张申府表达的辩证法命题主要体现在《所思》《续所思》《家常话》等随笔中,几乎没有一篇完整的论文,而是一些箴言式的片言只语,或是一些感悟和诗句,没有逻辑论证,缺乏可信度。众所周知,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以概念等名言体系联结成的论证体系。这一论证体系包括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而不只是直觉、感悟等。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 8 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375.
- [2]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 1 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3] 王 锐.儒学对唯物辩证法形成的影响[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145-149.
- [4]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 2 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 [5]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 3 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 [6] 张岱年,汤一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

The Analysis of Zhang Shenfu's Dialectics Thoughts

WANG Xiang-qing, LIU Si-qi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dialectics thoughts of Zhang Shenfu come from three theoretical sources: the influence of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e influence of dialectics though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ought; The main contents of his dialectics thoughts are: opposite to each other, change in the discard, gradually accumulate and jum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dialectics are: the combination of “real” and “living”, the unity of “concrete” and “relative”, the synthesis of the three philosophical schools of “middle” and “west”. The dialectical thoughts of Zhang Shenfu have both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Key words: Zhang Shenfu; dialectics; Marxist philosophy;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estern Philosophy